

乡村之年

文心

新春的第一天，
我徜徉在故乡的河边。
看白云朵朵的蓝天，
拍芦苇稀疏的水面。
细细回味，
静静咀嚼
这收藏着童年记忆的
乡野之年。

曾经闭塞的乡村
被高速公路串联，
曾经的小路小河
都呈现出陌生的改变。
风驰电掣的车流，
告诉我
这小小的世界
历经着沧桑变幻。

那些个串门拜年的
姑娘小子，
如今还有几个留守家园？
探亲的路上遇见，
赶紧揺下车窗寒暄。
我问老屋后成片的大田
你阡陌纵横的缝隙
是否留存着我的童年？

我带着我的孩子
带着侄子侄女
和他们的孩子，
去乡村旷野里寻觅，
在乡村年俗中流连。

咏梅

吕庚佐

交友钟情竹与松，
惯于数九露芳容。
虬枝昂首朝云瑞，
翠蕾含香迎岁丰。
拂雪方知心本洁，
凌霜更显色愈浓。
闲看梅岭花摇曳，
墨客吟哦又相逢。

贺新春

孙万楼

冬去春来雁南飞，
携酒欢欣上翠微。
世盛殷殷弹乐去，
家和坦坦踏春归。
愿将陈酿酬佳友，
还用琴音赞朝晖。
五湖升平云崖暖，
四海高歌颂芳菲。

站在新年的路口

袁微微

时光悠然，年华似水，不经意间，2020 年已成流年往事，2021 年又为新的一年如期而至。

站在辞旧迎新的时光路口，免不了要回头去看来路。盘点、重温过去的一年:有付出，有收获;有伤痛，有快乐;有迷茫，有醒悟……红尘万丈，跌跌撞撞的人生路，琐琐碎碎的风烟事，总会不期然地纷扰原本平静的心潮。

我知道，生命在岁月里，注定是一场又一场较量。人在希望与现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总有被生活游戏而颠沛流离的时候。不管人生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背负着使命和职责的我们，没有资格去想逃避的事，没有理由不去挑战生活。

在人生的旅途中，岁月似舟，承载着我们划过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岁月前行永无停歇，既不能搁浅于昨日的低落与失意，也不能漂泊于往日的欢欣与满足。当站在这时光路口盘点往事的时候，也是一次思索和总结，为了更好地前行。



红梅报春 郭开国 摄

孺子牛,说的是牛性,牛之品性;拓荒牛,说的是牛气,牛之气概;老黄牛,说的是牛劲,牛之韧劲。我以为,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新年贺词中的牛年三喻,其寓意正在于此。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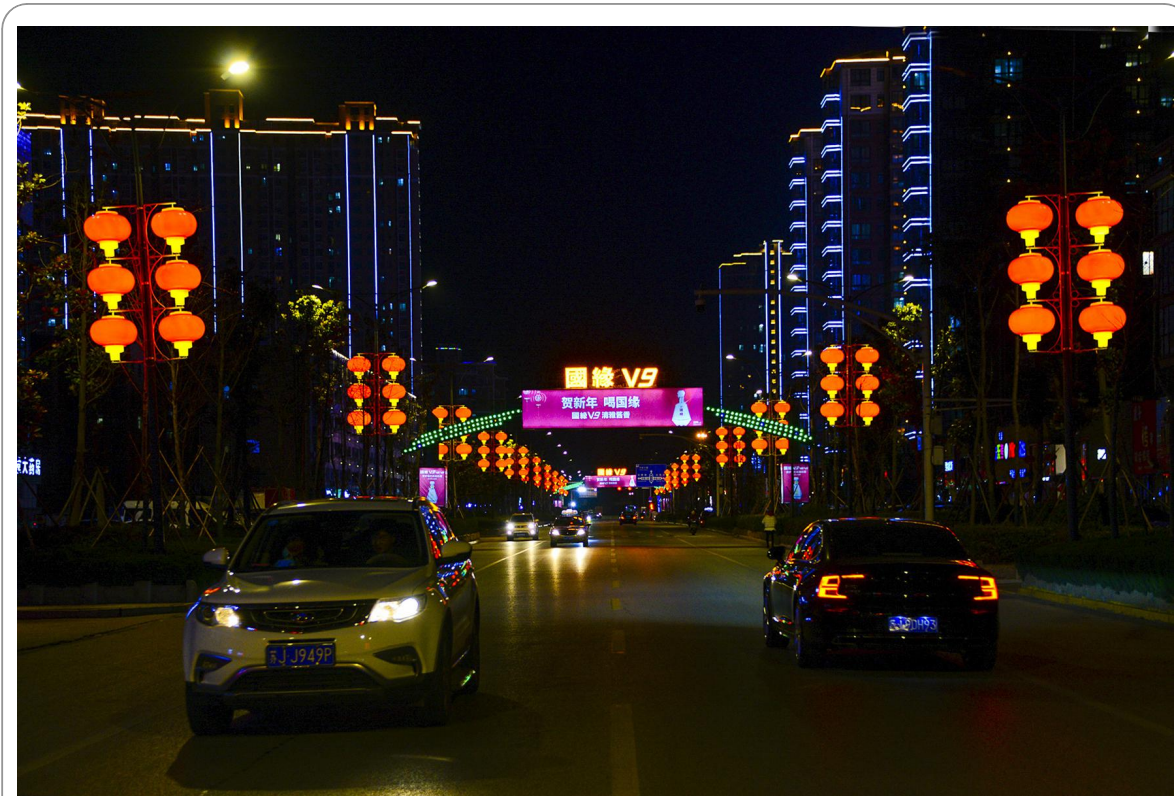
孺子牛

孺子牛,说的是牛性,牛之品性,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性。

对于“孺子牛”一词的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源自鲁迅先生的两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这一词典出《左传》一书中关于袁公六年的记载:“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这里说的是一则帝王家的故事,齐景公十分爱他的孩子,自己装着牛,口里衔着绳子,让孩子骑着。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

说实在的,这种事事儿不帝帝王之家有之,更为普遍的应大多发生在寻常百姓家。我在小时候就常见到大人装牛在地上爬行,而让儿女当牛骑着嬉耍的游戏。正因为如此,才有一首《父亲》歌中的唱词:“父亲就是拉车的牛”之说。自打鲁迅先生引用了孺子牛,这个词条就产生了一种质的规定性,它不再仅仅是原义中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情或弄子逗孙的天伦之乐,而是赋予一种更为博大的甘于奉献之心。郭沫若就曾在《孺子牛的质变》里指出,“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伟人毛泽东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直白的阐述:“鲁迅的两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孺子牛”的含义和境界都升华了,升华到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要求牛年发扬牛的精神,第一个便是“孺子牛”,而且明确定性为“为民服务”。熟悉牛的人都知道,



红灯笼庆新春 王万舜 摄

年是一碗人间烟火

王迎春

有人说最不容易改变的是语言,其实是胃。我后来看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什么叫本我,本我有个原则叫快乐原则。什么叫快乐,快乐就是一种紧张状况的消除。我很小的时候在乡下,愈是过年,这样的体会越深。其实人小时候,如果始终处于紧张状态,那时候给你吃什么东西你就烙下这个记忆,所以到你老了还会记得这个东西。

改变不了的是人的本性,吃什么也是一种本性,这个由不得你,这就是人之初,地域之初,山水之初,民族之初。乡音里暗藏的密码,与从嘴巴出来的到耳朵听进去的相比,终究不如舌尖味蕾上的让人久久神往,久久便成了一种基因与宗教般的存在。所以,我一直认为舌尖上发出的尖叫才是最有辨识度的。当然对于美好的,诸如美食、美、美景,我认为从审美上应该是一体的,温婉的、奔放的、热烈、清淡的、重口味……统统的,归结为一碗人间烟火。

都说现在解决了吃穿温饱,平常不是年,天天胜似过年。其实不是人在吃的面前,我们更多的是被动供食,选择的权利不是人儿时都有。遇饭吃饭,遇粥喝粥,我们时常也便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更多是粗放型的,没有精细,没有讲究,更无文化无诗意,只是肉块比过去大,汤水比过去油腻,肚量比往日见长。

如果说有诗意的吃法,我想还是从前。有那么一段时光,在村庄上,从房前的藤蔓上摘下丝瓜,皮炒青椒,肉烧汤;从屋后的河里拉上螺蛳炒沙,酱油脚子炖豆腐。里下河村庄上平常人家的午饭,到如今深深印记在一代一代

人的舌尖。还有就是进入腊月以后,村庄渐行渐浓的年味,祖母炸肉圆的幽香盖过庄户人家平常日子的一切粗茶淡饭。年和胃,此时真正浓情上演了一年 365 天漫长等待的恣意拥抱。

这些年,在盐城街店,我尝了数 10 家的鱼汤面,最多的还是有第一回从没有第二次的,也有将就再光顾一两次的。但到目前,江家的鱼汤面我还是要吃的,天天吃都不讨厌。那个面汤的做法我相信是费了功夫,花了真诚,那种感觉还真算是不错,这家人抓住了我的胃,感动了我的味觉和胃,也是我们的缘分。缘分多了,生活中自然多了些温馨和快乐,这小日子自然就滋润多了。你看街头,这些年新开了很多土菜馆,家家顾客盈门,这其中体现最多的应该还是怀旧情怀,过去苦日子过来的人的一种复习,一种情感和物质的补偿,类似于与旧日情人的一场场的奢华约会。这好日子的好,无论那一天都与一日三餐割裂不开,那么一个味儿,地道的味儿,真正是一个字:爽。贾平凹文章里总是离不开羊肉泡饅,这东西难道真是多么好吃,不见得,但贾平凹不提这个你难道让他去写清蒸狮子头吗?!

你懂你自己吗? 那先了解你的胃。你是里下河人吗? 不管你走多远,你舌尖上一定暗藏识别淮扬菜的条形码。又过年了,无论回家还是留守,胃和年都习惯了天长地久的清欢。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我想,其实从未改变的,应该是他的胃和孩子提时的吃相吧!

过年往事

陈建康

红纸对半开,一扇门一页贴起来。我家的门对是有字的,是十分漂亮的楷书。这得感谢一位名叫董汝的私塾先生。董老先生是我县解放前后的教育泰斗,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到我们沟浜村安家落户。由于他和我的祖父是至交,所以每年写门对总是要麻烦他老人家。虽然董老先生为人随和,有求必应,仍有一些群众不好意思麻烦他。即使如此,我们大队及周边生产队有一半人家的门对出自他手。董老先生帮人家写门对是根据各家各户的生产生活情况,有针对性地写门对。比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尊老爱幼,和睦乡邻……

看大戏。看戏是我儿时过年最开心的一件事。从腊月二十以后,本大队的、邻大队的总会传来“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每当锣鼓声敲击耳膜时,我就丢下寒假作业,和小伙伴们拔腿朝锣鼓声传来的地方奔去。那时舞台简单,泥土场地,几根木棍一架,柴泊子一围,观众和演员近在咫尺,有的还是熟人呢!因为文艺宣传队都是各大队自行组织的。一到农闲时节,各大队把文艺宣传队拉起来排练节目,之后到公社集中汇演,再到各大队巡回演出。记得我们大队有一年排练的是京剧《沙家浜》,主要演员都是我们生产队里的人。他们在台上上演,我们就在台下学,时常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牛年三喻

张 锋

牛的品性之高尚当在动物中首屈一指。无论是耕牛、奶牛、肉牛,乃至角斗场表演的牛,无不是一身是宝,一生奉献,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正因为如此,牛才成为古今中外众多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和赞美的偶像,诗人为其歌之咏之,画家为其赞之颂之。记得现代画家李可染先生曾将画室取名“师牛堂”,还在画作“五牛图”上题道:“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屈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这幅画,可传承千古,这番话,亦可成妙赋。我以为,对牛性的理解,如果取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 个字,应是最好的概括和最高的评价。

为人、为官欲师牛,效牛,当记住并践行两个词,一曰“俯首”,二曰“甘为”。前者为形态,后者为心态。

拓荒牛

拓荒牛,说的是牛气,那种一心一意、一往无前的气概。知道农耕社会历史和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明白,在尚未实现机耕的年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废灶兴垦或者开荒垦植过程中,大都是依靠牛力来实现的。这时的牛承担的是拓荒的重任,那迈出的每一步,既沉重又坚定;那耕翻的每一犁,既简单又重复。但当改造好的农田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和成熟时收获黄灿灿的稻麦、银闪闪的棉花时,任何一个农人都会在功劳簿上为牛记一大功。

谁都知道,拓荒牛这个称呼是个比喻,总书记为其定义创新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则是新发展五大理念中位居第一,可见其分量之重和作用之显。小时候留在我脑海中拓荒牛的印象,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竖立的拓荒牛雕像,反映新时代共

产党人精神的拓荒牛意象,都给人们注入勇于创新的深刻内涵和饱满形象。试想,百年征程,百年圆梦,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从未离开过创新。没有创新,我们党就不会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诞生成长;没有创新,共和国就不会在战争和贫穷的废墟上迅猛发展;没有创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不会在坎坷曲折中取得巨大成功。可以肯定地说,在进入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伟大新征程中,创新是发展的永恒动能和不竭源泉。无论是技术层面的攻坚克难,社会层面的科学治理,经济层面的持续发展,生态层面的和谐共生,以及制度层面的健全完善,只有创新才能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真正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新突破。从这一意义上说,拓荒牛精神,正是时代的召唤,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待。

拓荒牛的这一气概,正是共产党人不可缺少的气质所在。

老黄牛

老黄牛,说的是牛劲,那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韧劲。说起老黄牛,这是使用最早、流传最广的称呼,本来是对“老实苦干”和“劳动模范”的尊称,最大的特征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里的老黄牛,也不仅仅是指老的黄牛,而且还包括老水牛、海子牛等黑色毛皮的耕牛。在我的记忆里,人们对老黄牛一般都是发自内心的爱戴,因为凡称之为老黄牛的人身上,都是一种实干品质、奉献品格和担当品德,都是以真干作为本分,实干作为责任,苦干作为追求的人,从不干虚头巴脑的事,从不说不着边际的话,从不争出头露脸的名。尤其在今天,这种精神不能成为稀缺物束束之高阁,更不应作为过时理念不屑一顾,而要作为我们党一贯的革命传统和求实精神去传承弘扬。要知道,不管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这种充满老黄牛精神的人多起来,才是我们今天事业成功和未来目标实现最可靠的希望所在。

鼠岁尽,牛年至,还是以一副春联为本文作结罢,联曰:牛年使牛劲牛气冲天再出发;新岁开新局,新风扑面且从开头。

正月半 炸麻串

颜良成

“正月半,炸麻串。”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一民俗,更没有见过这一盛况。

在广大农村,过去流传着“正月半,炸麻串”的习俗,这可是农村“闹花灯”的特有景观。记得小时候,过了春节就扳着手指盼元宵,因为这一天的晚上是乡村的“狂欢节”。

“炸麻串”是男人和孩子的乐事。这天,男人和孩童们都会早早起床,开始扎“麻串”;周边用芦苇,中间塞紧穰草(稻草),捆扎成碗口粗细的草把。芦苇起到支撑坚挺作用,而穰草则可慢慢引燃,一方面燃烧时间长,另一方面产生浓烟,渲染出效果。在草把中间还夹杂着芝麻秸,燃烧起来“噼噼叭叭”作响,火星四溅,更增添几分火爆和神秘。麻串共扎成十二个节,表示一年十二个月,意为每个月都平安如意,丰收吉祥。

天刚放黑,圆月东升,“炸麻串”的大戏就拉开帷幕。男人们举着火把在前,孩童们排队在后,走出村庄,来到田野,围绕着自家田地开始奔跑,边跑边喊唱民谣:“正月半,炸麻串,你家里有虫,我家田里没虫……”“你家麦子齐脚板,我家麦子齐腰杆……”“你家菜被虫吃光,我家菜长得绿汪汪……”诸如此类“损人利己”的民谣,很快便引起了“骂战”,孩童们扯着嗓子喊叫着,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但动口不动手,绝不会打架。大人们既不参与,也不阻止。据说,双方骂得越激烈,就越能如愿以偿。因此,村坊邻居晚上骂得死去活来。

尝包子

董素印

“腊八”过后,有机会去了一趟老家河湾家园。正值老家的亲戚朋友蒸包子,递过来的一只只雪白喷香的包子、显现出来的一张张可亲可掬的笑脸,不禁勾起我对儿时蒸包子的羞涩记忆。

苏北里下河地区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有蒸包子的习惯。农民一年忙到头,难得节日空闲,蒸点包子,一来庆祝丰收,祭祀祖先和五谷之神;二来改善家人生活,养精蓄锐,为来年生产积蓄能量。

包子的质量是由做包子外皮的面粉和包子馅决定的。小时候,粮食十分匮乏,尽管蒸包子也十分讲究,但与现在的包子相比,无论是包子皮还是包子馅,其质量终究不敢恭维。

那时候,农家的面粉都是人工用石磨研磨而成,面粉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面粉相当于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特级面粉,二等面粉质量次一点,三等更差,四等面粉粗糙不堪,一般人就不冉提取,作为饲料处理了,但作为家庭人口多的人家,还是舍不得放弃的。经过反复研磨,将粗糙的四等面粉提取出来,与一二三等面粉混合起来,称之为“条龙面”。虽然看上去面粉不太出色,但是吃起来倒还很有劲道;如果再将一级面粉单独蒸包子招待客人,那二三四等级的混合面粉就明显不够出色。如果再与没有肉甚至连油料都不足的萝卜、咸菜馅相搭配,那种包子如果放在现在着实让人倒味。

尽管如此,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质量如此低劣的包子在人们的眼里仍然被视为美食。每到哪家蒸包子,住得靠近的邻居家小孩都聚拢过来,等着吃包子解馋。最令人兴奋的是包子“出笼”的时刻,再顽皮的小孩也规规矩矩靠拢过来排成一队,等着大人分发热气腾腾的包子,每人领到一个喷香的包子后,根本来不及品尝便囫

来,第二天又和好如初。

“炸麻串”的起源应该追溯到远古的火崇拜。过去自然灾害频发,蝗灾时常发生。据相关资料记载,蝗灾发生时,蝗虫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所过之处,绿色植物都被啃得精光。农民们对蝗虫束手无策,于是祈望火神烧死这些瘟虫。正月初,正是大地回春,虫卵孵化之际,各家各户便将田边地头的枯草放火烧毁,以期烧死蝗虫卵。久而久之,世代沿袭,便有了“正月半,炸麻串”的习俗。因而也有地方称为“炸蚂虫”“放烧火”等,概出于此。

月亮渐升,大地披银,“炸麻串”也渐入高潮。在自家田里跑两圈后,人们便慢慢集中到一起,火把汇聚成了一条条长龙,在初春的田野上逡巡游戏。孩童们跟着火把排成长队,可着嗓子、一条腔地喊着民谣,此起彼伏,互为呼应,声震原野。

无数舞动的火把,飞鸟游龙,与明月争辉,为大地添彩,交汇成古老而奇特的乡村“闹元宵”景观。直至夜深,月悬当头,人们才余兴未尽地带着尚未燃尽的火把回家,在房前屋后走着跑上一圈,“驱邪避灾”后,将火把恭恭敬敬地簇立在自家门前广场的中央,焚香点烛,奉茶糕点,敬祭月光……

“正月半,炸麻串”。传承了六耕火种的遗风,是人们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期盼,更是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祷。真希望“正月半,炸麻串”重新点燃起民俗的风情,再现乡村“闹元宵”的狂欢盛景。

图下了肚,还围着包子不肯散去。

童年“蒸包子”记忆日渐模糊,一去不复返。农村实行“大包干”后,农家过年蒸包子的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税”以来,蒸包子已不再是过年的专利,而且人们对包子采用的面粉、馅料都十分讲究。

但无论如何春节蒸包子总是别有一番情趣,过了“腊八”,家家户户不约而同都蒸包子,形成了村村飘馒香、户户热气腾的节日图景。

张叔是个好面手,做的包子大小适当,纹饰均匀,第一眼就吊人胃口。接过包子,我边尝边夸,张叔还清楚地记得 40 多年前蒸包子的情景。我与他的几个小孩玩耍,由于发面迟,直到天黑包子还没“出笼”,名为玩耍实为等包子吃的我被被家中大人叫了回去,错过了品尝张叔“手艺”的机会。

老人家高兴地说,过去的“黑包子”不吃也罢!今天正巧赶上,多吃两个白面包子给补上。吃着张叔包的肉馅包子,面甜肉香、十分爽口,仿佛又回到儿时经常在张叔家“蹭饭”的场景,感觉十分亲切。

陈老弟小我两岁,曾经是我的“跟屁虫”,身体小有残缺,成家后常年在家务农。他在承包的 20 多亩地上建成了种养殖“一条龙”小农场,成了老家上数的“富家”。不等我品完张叔家的包子,他就请我到他家坐坐,踏进崭新的院门,映入眼帘的是紧贴墙根的琉璃花房,里面姹紫嫣红,景色如春。谁知他早已热好了昨天刚蒸的包子,急切地拿了一只蟹黄馅包子随手递了过来,非让我品尝不可。

“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眼前建筑古朴典雅,流光溢彩的具有浓厚江南建筑风格特色住宅群,竟然是我生于斯长于斯,昔日吃了上顿愁下顿,下过小雨无路出的老家,一种惬意、羡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